

THE INVESTIGATOR

秘密



卧底

调查师

永城◎作品

商业秘密，其实是人的秘密。

人的秘密，离不开七情六欲。

作家出版社

THE INVESTIGATOR

永城◎作品

秘密



调查师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秘密调查师Ⅱ 卧底 / 永城著. -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
2018.1

(悬疑世界文库)

ISBN 978-7-5063-9837-4

I. ①秘… II. ①永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315624 号

秘密调查师Ⅱ 卧底

作 者: 永 城

统筹策划、责任编辑: 汉 睿

装帧设计: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

永城作品著作权由北京嘉印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全权代理

业务合作: info@joy-ink.com

www.joy-ink.com

印 刷: 三河市华业印务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20 千

印 张: 19.75

版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9837-4

定 价: 48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命运有无限种可能

自序



上次为《秘密调查师》写序是2010年的初冬，在由北京飞往莫斯科的航班上。七年之后，为《秘密调查师》的再版写序，仍是在飞机上。这次是由北海道飞往北京，舷窗外的北国大地又是白雪茫茫。也不知我有多少时间是在飞机上度过的。早年是漂洋过海求学谋生，然后是肩负着公务四处奔波，现在则是全职码字的闲云野鹤。无论调查报告还是小说，加起来总有十几万字是在机舱里写就的。看来，不管从事何种职业，注定是一个漂泊的人生。

转眼离开商业调查已有数年。但既是为《秘密调查师》作序，总是要再提一提那“神秘”的行业。

每当有人让我从《秘密调查师》里挑一句最具概括性的话，我总是不假思索地选出这一句：

我们的产品，是秘密。值钱的秘密。

这是小说中充满神秘感的GRE公司中国区老大对前来面试的年轻女子说过的话。这两个人物自然都是虚构的，就像这小说中的大部分人物和情节。但生动的故事往往来自真实的素材。比如，作为中国区的领导，我也曾面试过许多踌躇满志的年轻人。他们大多从中外名校毕业，拥有数年的金融、媒体或法务的工作经验，但对商业调查一无所知。因此目光里总是交织着忐忑和兴奋。他们希望加入的，是鼎

鼎鼎有名的“华尔街秘密之眼”——全球顶尖的商业调查公司。其数千名员工，隐藏在六十多个国家的金融区摩天楼里，秘密执行着数百起商业调查项目。他们为投资者调查未来合作对象的背景和信誉，为遭遇欺诈的公司找出销声匿迹的罪犯，为陷入经济纠纷的客户寻找对手的漏洞和把柄，另有一些为VIP客户提供的隐秘服务，是公司里大部分员工都不知道的。

十几年前，当我心情忐忑地接受面试时，对此行业同样一无所知。参与了数百个项目，走过十几个国家，顶过南太平洋的烈日，也淋过伦敦的冻雨，在东北的黑工厂受过困，也在东京的酒店避过险。在积累了许多经验之后才真正明白，一个商业调查师到底需要什么。面对那些拥有傲人简历的面试者，我总要问一个问题。这问题和英美名校的学历无关，和硅谷或华尔街的工作经验也无关。那就是：

应对一切可能性，你准备好了吗？

我这样问，因为我也曾被问到过同样的问题，并不是在面试时，而是在更尴尬也更紧迫的时刻。

那是在大阪最繁忙的金融区，一家豪华饭店的餐厅里。

“老兄，你准备好了吗？”

问我问题的，是个铁塔般巨大的西班牙裔男人，短发，粗脖子，皮肤黝黑，戴金耳环和金项链，体重起码有三百斤。若非见到他的名片，我会当他是西好莱坞的黑帮老大。可他并非黑帮，他叫Mike，来自洛杉矶，是国际某知名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。他身边是个身材娇小的西裔美女，那是他的私人秘书，他身后则是四名人高马大的保镖：两名白人，两名日本人，表情严峻，严阵以待。Mike低头凑近我，补充道：“他们几个都带着家伙！”

我摇摇头。一个小时之前，我才刚刚在关西机场降落。民航不会允许我带“家伙”搭乘客机，即便允许，我也没有。

Mike也摇摇头，脸上浮现一丝不屑：“没人告诉你吗？今天要见的证人，有可能是很危险的。我们不知他打的什么主意。但我们知道，他有黑帮的背景！”

这是一桩拖延了数年的跨国欺诈大案。骗子拿着巨款销声匿迹，

直到三天前，Mike 在日本的同事接到了匿名电话举报，声称见到过他。听声音举报人是女性，日语并不纯熟，操着些中国口音。同事在电话中说服她和我们秘密约见。我和 Mike 就是为了这次会面，分别从北京和洛杉矶赶到大阪来。时间地点由对方定，我们严格保密，尽量减少随行人员。

Mike 的顾虑并不是多余的。销声匿迹的诈骗犯可不喜欢被人一直追踪，为了警告律所和调查公司不要插手，以“举报”为名把接头人约到僻静处“灭口”，也是发生过的。Mike 无奈地看着我，抱起双臂说：“我给你半小时做准备。半小时后，我们在酒店大门见。”

重温一下项目背景：被骗的是一家美国金融企业，骗子和日本黑社会有染。Mike 的律师事务所受聘为美国企业尽量挽回损失，而我所就职的公司协助 Mike 的律师事务所，在全球追查骗子的行踪。半小时之后，我将同 Mike 在他的保镖和本地律师的陪同下，去接头地点和举报人见面。对于这位神秘的举报人，我们一无所知。她曾在电话里声称是那骗子的情人。但，谁知道呢？

半小时，我能做什么准备？举目四望，酒店门外有一家便利店，想必是不卖枪的。就算卖，我也不知怎么用，或许比没有更不安全。我回到十分钟前刚刚入住的酒店房间，取出手提电脑，给在北京的同事发了一封邮件，简单做了些安排——如果我发生了意外，请帮我……

写完那封具备遗书功能的邮件，我微微松了一口气。举目窗外，是一条被樱花淹没的街道，身穿和服的女人们，打着伞在花下拍照。原来竟是樱花怒放的季节，之前竟然丝毫也没注意到呢。

生活是美好的，但危险无处不在。作为一名商业调查师，危险似乎就更多一点儿。母亲因为我的职业抱怨过很多次：不务正业！在她看来，一个获得斯坦福硕士的机器人工程师，就该毕生研究万人瞩目的人工智能，改进那些我曾经研发的“蟑螂机器人”——那是我研究生时的课题：为丛林作战设计的仿生学机器人——穿越各种气候和地质条件下的丛林，深入敌人腹地，拍照，监听，执行其他更为秘密的任务。

毕业十几年之后，深入“腹地”的却并不是那些“蟑螂机器人”，而是我自己——整天西服革履地出入世界各地的高级写字楼，同银行

高管和企业家们打着交道。我远离了机器人和人工智能，被众多的合同、账务、新闻、八卦、公开的和不开公开的信息，还有无处不在的蛛丝马迹所淹没。

母亲一辈子做学问，无法量化商业咨询的技术含量和价值。一切用不上数理化公式的营生，她都当作不大正经。后来我辞了职，专心写起小说来。母亲就更失望了：“你凭什么能写小说？又不是文科出身。而且，想象力又未必出众。”我不敢言语顶撞，只在心中默默辩解：没有经历，哪来的想象力？

因此，凭着当年寒苦的漂洋，在硅谷设计和生产机器人，以及之后走遍世界的调查师经历，想象力似乎真的日益发达了。那些匪夷所思的调查，跨越国境的历险，生意场上的尔虞我诈，绞尽脑汁的陷阱设计，高科技伪装下的原始冲动，被财富和欲望撕扯的情感和良知，就这样跃然纸上了。

当然，事实毕竟是和小说有所不同的。商业调查通常并不如小说里那般惊心动魄，正规公司的从业者也绝不会轻易踏入法律和道德禁区。而且这一行最需要严谨，容不得半点儿牵强和不实。所以专业调查师会补充说：“如果无法证明是真相，秘密一文不值。”

不过，前文所述的“大阪”经历却并非虚构。之所以要写这样一篇序，正是为了向读者透露一点儿藏在小说背后的真实情形。只不过，此类“情形”并不多见，而且只有资深人士才会亲自涉险，绝不会把既敏感又危险的任务推给普通员工。至于那次经历的结果：瞧，我还健在呢！至于其他细节，抱歉，那可不能直接透露。正如这部《秘密调查师》里写到的诸多“秘密”，是要经过了小说式的加工才能见人的。

说不定您手中的这部小说，就已经把谜底告诉您了。

2017年11月2日

于札幌飞往北京的航班上

目录

Contents

自 序	/ 001
楔 子 梦魇	/ 001
第一章 纯然天成	/ 006
第二章 金室藏娇	/ 020
第三章 初试虎穴	/ 039
第四章 暗度陈仓	/ 071
第五章 夺命之旅	/ 107
第六章 危机四伏	/ 152
第七章 决战村垣	/ 224
第八章 过河之卒	/ 284



梦魇

娟儿的四周，是死一般的寂静。

微微的一点光，让她隐约看出这是一条地道，只够一人勉强通过。四周都是裸露的泥土，空气中弥漫着令人作呕的土腥气。

这是哪里？娟儿想不出。不记得怎么进来的，前因后果都记不得，只觉又湿又冷，四周狭窄得转不过身，胳膊和腿都受到约束，又麻又酸，就像用一个姿势睡了太久。

一瞬间，娟儿又感觉自己似乎正平躺着，双臂平放体侧，脊背硌得生疼。这是她惯用的睡眠姿势。难道是在做梦？也许正躺在公司宿舍的床上，褥子抽掉了。本打算今天洗的，不记得洗了没洗。

但那只是一瞬间。瞬间之后，她还是在地道里。

在东北，其实地道一点儿不稀奇。听老人说过，几十年前，为了防范“苏修”老毛子，到处都挖洞搞人防。娟儿上班的工厂也有一条，据说入口就在办公楼的地下室里，只不过常年锁闭，似乎大伙都只是听说，还没人真的进去过。难道，自己正在办公楼下的地道里？这厂子远离城镇，厂墙外是几十里的大野地，地道的另一头，又能通到哪里？

娟儿想迈步，腿却使不上劲儿，好像突然间不存在了。低头看看，腿脚都好好的，像是被谁施了魔法，就是不能往前走。前面有啥？娟儿向着地道深处瞭望。隐隐约约的，好像有个人影，身形丰腴，走路一扭一摆的。怎么那么眼熟？

是常姐！对了！今天本来就是跟着常姐出来的。

娟儿猛然想起来，今天是周末，自己跟着常姐去了温泉旅馆。常姐是娟儿的领导，财务总监，全厂公认的大好人。从国企到私企再到合资，员工换了几拨，常姐从没跟谁红过脸。对娟儿就更好，亲妹妹似的，洗温泉这样的美事儿，总不忘带上娟儿。她们午后出发，走

的高速公路，傍晚到达温泉。一起吃农家菜，喝温过的黄酒，飘飘欲仙。娟儿本不想喝酒，可又不敢推辞，怕让常姐看出自己的心事。

这心事可真让娟儿为难，简直是如坐针毡！娟儿突然明白过来：迈不开步，兴许是自己心里不想往前走，不想跟上常姐。娟儿真的后悔，昨天不该摸常姐的大衣口袋。本来只是找抽屉钥匙，通常就在那只口袋里。都怪她平时和常姐太熟，找个东西都不用打招呼。没想到却翻出银行转账单！三千万美金，从公司的账户汇到香港！按照公司规定，出款都要经过娟儿核对。可这三千万，她一点儿都不知道。难道常姐在贪污？

要是在以前，娟儿必定假装没看见。反正单子常在常姐衣兜里，又没放在她眼皮底下。可现在不同了。就算常姐待她再好，她也不能视而不见。因为她的世界里多了一个人——维。

别人都叫他维克多，或者伊凡诺夫先生。娟儿不喜欢那些称谓，他又不是语文课本里的人物。维其实非常和蔼，体贴入微，和娟儿周围的所有人都截然不同。他是黑白照片中的一团炽烈色彩；掺入烈酒的浓咖啡，放了许多糖，粗狂醇厚，又甜又辣又苦。在县城的酒店房间里，他先把她奉为公主，再像野兽般把她撕碎，在冰天雪地之中，带来夏天的狂风暴雨。在公司里，他们却像陌生人一样互不理睬。维是俄方派驻的副总经理，负责合资企业的运营。说是合作，实为暗战。俄方经理和中方小会计本不该有什么交集。中方领导不能容许，他在俄罗斯的老婆恐怕更不能容忍。娟儿知道没有未来，因此才格外珍惜现在。维的任期是三年，娟儿还有两年半的时间。剩下的时间弥足珍贵。

可是，公司账户里的巨款不翼而飞，维却还蒙在鼓里。等到下次审计时发现了问题，恐怕一切为时已晚。作为俄方派驻的领导，他将面临什么？带着耻辱回俄罗斯去？县城酒店的约会必将提前结束。不！娟儿不要这一切结束得这么快！她得把常姐的秘密告诉维！

娟儿打定了主意，想要转身往回走，身体却还是不听使唤。不仅如此，土壁突然开始收拢，瞬间夹紧她的身体！娟儿大惊，想张嘴求救，却又发不出声音，嗓子里好像塞着棉花。土壁继续移动，越来越紧，土腥味也越来越浓。有东西正从穴道顶端盘旋垂落，面条般的，根根倒挂，细长柔滑，不久蠕动至眼前。不是面条，是细长的虫子！娟儿浑身战栗，心中却突然醒悟：这是在做梦吗？

这念头让娟儿平静了些，因此更加明确，这的确是个噩梦，只是一时醒不过来。娟儿再次感觉到自己正平躺着，双手放在体侧。身体不听使唤，想翻身却翻不过来。她应该正躺在宿舍的小床上，地道和虫子其实都并不存在。

等等……她不该在公司寝室里的。不是跟着常姐到了温泉旅馆？最后的记忆是在餐厅，窗外雪花纷飞。温吞吞的黄酒让娟儿头重脚轻。为何如此不胜酒力？赶快醒过来吧！这梦境实在可怕！地穴的土壁继续挤压，潮湿的腥气愈发浓重，蠕动的白虫眼看就要钻进鼻孔了！娟儿拼命挣扎，想让自己醒过来。醒过来就好了！地道、白虫，一切都将消失！醒过来！

娟儿右手狠狠撞上冰冷的硬物，手背一阵剧痛。瞬间恢复了意识，梦境霍然消失了。

娟儿赶快睁开眼，眼前却还是漆黑一团，连梦境中的一点光也不见了。

这是在哪儿？肯定不是在宿舍里。怎会比梦里更黑更冷也更憋闷？娟儿猛吸一口气，鼻腔里立刻充满细小尘埃，土腥味比梦中更重。娟儿竭力睁大眼睛，眼前仍是漆黑一团。难道是失明了？娟儿心中大骇，猛抬手臂，手背再次撞上硬物。再抬左手，还是撞。右脚、左脚、肩膀、额头……处处都撞！她似乎有点儿明白了：这里并非地道，却比地道更狭小，四壁冰冷坚硬，氧气正在减少。这里到底是哪儿？难道还在梦里？

不可能。娟儿比任何时候都清醒。她醒了，却什么也看不见。四周是冰冷坚实的木壁，死死将她围困，仿佛有一双无形之手，正掐住她的脖子。她快要憋死了！巨大的恐惧瞬间将她吞噬。她尖声喊叫，声音弹回自己耳中，好像把头闷在水缸里。她竭尽全力用双肘撑向四壁，徒劳！用双膝，徒劳！用头、肩膀，都是徒劳！木壁仿佛生了根，纹丝不动。她眼冒金星，头晕目眩，胆战心惊！她最后一次使出全力，挣扎却仍是徒劳。

残留的能量瞬间消耗殆尽，剩下的是无边的绝望。

是常姐！

这念头突然钻进娟儿脑子里。空气越来越稀薄，娟儿的大脑却瞬间水洗般的清澈。她浑身的肌肉开始剧烈痉挛，因为缺氧，因为恐惧，也因为愤怒。她拼命张大嘴，却再也感受不到胸肺的运动，能感

受到的，只有眼球就要鼓出眼眶，只有意识的渐渐远离。

娟儿用尽最后一丝气力，张嘴想说些什么，却再无气息进出。

漆黑的四周，终于恢复了死一般的寂静。唯有一滴泪，留在娟儿腮边。

李娟也许永远不会知道，此刻自己正躺在一副被钉死的小棺材里，棺材被埋入新挖的土穴。棺材之上是新填的厚土，厚土之上是一片密林。漆黑的密林中，细雪正悄然飘过枯枝断木。



纯然天成

一周之后，一千公里以南。

2010年的最后一天，夜幕初降，北京城正被寒冷的雾霾笼罩。中国大饭店的自助餐厅却春意盎然。这家五星酒店的豪华餐厅里从不缺少光鲜靓丽的客人。但今晚，耀眼的客人却似乎只有一桌——餐厅正中落座的五位女客，不仅使周围穿梭的中外女士们相形见绌，就连酒店的华美装潢也黯然无光了。

五位小姐芳龄均在二三十岁之间，容貌是五星级的，身材八星。五位中的四位雍容华贵，珠光宝气，仿佛步上红毯的影后；另一位却衣着平平，风尘仆仆，乍看就像旅行中的大学生，但细看却也姿色出众，气质不凡。五人谈笑风生，旁若无人，好像舞台上的主角，镁光灯打在头顶。四周一片黑暗，藏着无数眼睛，好奇，嫉妒，贪婪。

就在“舞台”边缘，坐着这样一位“男观众”，有个明显特征，胖。

他坐着，仿佛大小两只球。小球好像大球生出的肉瘤子，生的过程并未彻底完成，两球互相嵌套，找不到能称作“脖子”的部位，幸亏有领带和金链子来定义。金链子有手指那么粗，给他算是项链，若给旁边倒水的小弟，就能当裤腰带。

胖子叫黄金龙，是吉林金合股份有限公司总裁。金合有两家镍加工厂，统共两三千员工。虽然拥有挂着金链子的双球身材，黄老板却并非黑社会。他是民营企业家，至少他常这样称呼自己。当然黄老板认识黑社会，但他也认识公安局的。

黄老板管理有方，人缘儿自然也不差。其实这也是他自以为的，因为三千工人没人敢不尊敬他，至少当面不敢。胆敢当面不尊敬他的只有他老婆。老婆以前美得一塌糊涂，黄老板自卑得一塌糊涂，需靠金链子增加信心。如今老婆又老又肥，黄老板也就不再自卑了。当